

奔

我用作品回答：“亲爱的侄子，舅舅的喜欢和排斥和他人无关！”

□ 撰稿 | 胥韬

“喜欢假期，却排斥节日。”这是12岁的小侄子带给我的震撼。他不是在自己，而是在餐桌上对我这个舅舅的点评。于是我又一次进入《花园》，用《奔》尝试去解析一个“自己”。

画面的构图，以一道锐利的对角线，由左下至右上的多边形切割，将画面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场域。这次对画面的分割，果断而清晰，留着清晰不容忽视的边界，如同我这个年纪的情感世界，脆弱但又无比顽固。

左下角的三角形区域，是“我的领地”。色彩沉郁、稳定。人物概括在几何形体中，大衣的轮廓线条硬朗，放弃多余的褶皱与飘动。但打一下廓形，给了足够的空间去想象人物的姿态。看似板正的轮廓中，他应该是舒服的，自在的。

画面右方更多的区域，留给了“心的疆域”。这里的视觉元素呈放射状奔涌，打破了左下方的静态平衡。奔腾的花朵，炸裂般流动、缠绕、升腾，形成一种近乎狂欢的视觉节奏。画面的色彩系统建立在一组辩证关系之上：冷暖对比构建张力，相邻色性达成统一，最终在视觉层面完成了“割裂中的和谐”这一主题表达。

人物区域以冷色调为主导，青绿色的大地如同一块沉静的玉石，黑色的大衣反射着温暖的光线。边缘微弱的反光，流露



胥韬作品：《奔》。

着人“善良”的底色。我们不热情，但大多数非常纯良。

形成对比的是右方敞开着的暖色调区域。鹅黄、浅粉、淡橙、柔紫，让色彩自然地融合、流淌、交融、发酵。低饱和的调和运用减少了色彩的燥热和侵略性，画面冷暖分峙却染。但绿色和黄色的运用，在色轮上，本为相邻色，它们天然亲近，过渡自然。左下角的青绿与右上角的鹅黄形成呼应，是我在冷暖的两极之间铺设了一条秘径。那些从地面生长出来、延伸至空中的绿色枝叶，共享着同一套色彩基因，有宗有源，有因有果，有冷有暖，有你有我。

当“花”的宿命是“被观赏”，那就尝试增加一匹“马”在花园的世界里。

中华文化中，马是奔跑、自由、进取的象征，在《奔》中，它把自己的特质发挥得淋漓尽致，即便只是弹出一个半身，画面已被踢出一声蹄响。而设计它的出现纯属偶然，只是无序的尝试，我觉得画面应该有一个跳脱甚至“突兀”的活体。而久居花园里的我们从被观赏，到成为观赏者。是否可以成全我们在“开”与“关”的切换，在“成为自己”与“融入人群”之间获得一个永远移动的平衡点。

我用作品回答：“亲爱的侄子，舅舅的喜欢和排斥和他人无关！”

信息

图式

近日，“图式：AMO/OMA 项目”在荣宅举办，展览汇集 150 余件作品，时间跨度从 12 世纪至当代，涵盖手稿、印刷出版物、绘图、信息图表、影像与数字作品。